

從真實化到舞台化：文化場域舞台真實化的觀察¹

From the Real to the Staged:
Some Observations on Staged Authentication of Cultural Fields

黃士哲 Shih-Che Huang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與休閒遊憩系合聘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and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摘要

本文從計畫執行經驗切入，透過文化場域²營造與觀光發展的相對共存關係，連結外來者與內在者的思維向度，針對作為能量主體（生態環境與在地文化）與作為能動主體（在地居民與遊客）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行觀察論述。從舞台真實化研究的脈絡，審視文化場域轉為觀光活動的「前台」，這是一種源於社會結構性互動所「共謀」的觀光旅遊策略。這些策略顯示了共謀的能動主體對轉為觀光舞台的文化場域造成根源性的衝擊，包括內外互動所產生的浮動認同問題、對於文化場域的謬誤認知以及能動主體的休憩習癖等。本文最後提出真實的內在性觀點，是一種回歸能動主體雙向審視的存在真實化觀點，一種以場域文化為體驗脈絡的自我追尋過程，儘管面對消費社會的共謀處境，這是一個不易開展的進路，但在大眾旅遊過度膨脹的當代，一種忠於自我、回歸本真的旅遊趨勢正在增長中，而文化場域，特別是文化資產，正提供了能動主體邁向存在本真體驗之正念旅遊的最佳基地。

關鍵字：關鍵詞：舞台真實化、真實內在性、正念旅遊、本真體驗、休憩素養

1 本文部分內容發表於「觀光餐旅休閒永續發展與創新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現經增補修訂。

2 本文所指「文化場域」，廣義而言，含括任何人類活動的場域，從文化古蹟、歷史場區、生活現實到夢幻想像的遊樂園、迪斯尼樂園，其中生活環境是最根本的；以本文的針對性而言，指的是具有歷史文化積累的生活場域，其中最特化的是文化資產相關場域，在舞台化的過程，文化資產有資產法的保護，所受衝擊相對較少，但一些具有保存潛力者，所受衝擊已是亟需正視的課題。

Abstract

From the aspect of the experience of project implementa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observations and discussions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ergy subject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local cultures) and the dynamic subjects (local residents and tourists) by linking the thinking dimensions of outsiders and insiders through the relative coexist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uilding of cultural fields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the cultural fields used as the “front stage” of tourism activities, which is a kind of “collusive” tourism strategies originated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social structures, have been thoroughly examined in the research context of staged authentication. These strategies reveal that the collusive dynamic subjects have caused certain source impacts on the cultural fields shifting to tourism stages, including the fluctuating identity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utsiders and insiders, the false cognition towards cultural fields, and the leisure-recreational habitus of dynamic subject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perspective of authentic insideness is a perspective of existential authenticity that returns to the two-way examination of dynamic subjects, as well as a self-search process by using the culture of the field as the experience context. Despite the difficulties in applying this approach when facing the collusive situation of the consumer society, a tourism tendency that focuses on self and returning to the authenticity has still been increased at the contemporary times when mass tourism has been overinflated. The cultural fields, in particular cultural assets, are exactly the best base for dynamic subjects to conduct the so-called mindful

tourism in searching their existential experience of authenticity.

Keywords: staged authentication, authentic insideness, mindful tourism, authentic experience, leisure-recreational competence

壹、前言：文化觀光與永續發展

回溯過去執行「水湳洞選煉廠遺址及其周邊設備文化景觀研究調查案」(2008)時，針對水湳洞文化景觀進行調查以及相關人員訪談，最後在地方的發展後續計畫中提出了對應在地居民的「觀光與學習計畫」，包括透過參訪、劇場等活動所展開的「內在性取向觀光」紮根的策略。在擬定這些策略時，面對的是一種眾聲喧嘩的狀態，當地居民面對水湳洞極具礦業文化價值的「十三層(選煉場)」，這個被視為仿若龐貝古城的「古蹟」時，不斷指稱那是殘餘的「地基」，而新住民(後來入住者)覺得那是「廢墟」，整個水湳洞規劃成地中海式白牆藍瓦的聚落，並無不可；遊客覺得新奇特殊的「陰陽海」，在地居民覺得從小看到大，不值一觀；受遊客喜愛且較易親近的「黃金瀑布」特殊景觀，在地居民知其為劇毒之地，避而遠之。

由於這種多音的局面，地方發展也就出現不同的取向，過去曾有山海線發展的不同觀點，山線觀點指的是偏重文化景觀保存與再利用路線，是對於水金九以礦業文化景觀為主軸的發展觀點，由臨海的水湳洞地區上溯金瓜石，再到九份。目前九份地區商業特性較為濃烈，金瓜石為博物園區所在，是偏重歷史文化的保存與教育特色，水湳洞目前尚屬發展階段，偏屬住宅區特色，三者以礦業文化景觀緊密連結。海線觀點是指台二線濱海公路沿路開展而可作為臨海觀光旅遊型態的觀點，水湳洞正位於山海交界處，離海極近，之前曾有纜車、臺車規劃以及觀光大飯店的構想，不管是在選煉廠現址或周邊建造，雖與礦業文化景觀的歷史脈絡脫節，但卻是偏重以休閒遊憩為主的濱海沿線發展脈絡的思維觀點。

從金水地區地方發展的主軸來看，不管山線或海線，最後似乎都以觀光作為發展策略之一，且經常是最主要的發展策略，觀光被視為地方發展的萬靈丹。然而，今日我們談論永續觀光，意指的是追求觀光本身的永續性抑或是透由觀光維繫場域(社區)發展的永續性呢？這兩個看似差別不大的命題，其實內在隱含著一些問題，如果追求的是觀光本身的永續性，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跟在地場域脈絡斷離的，塑造擁有另一種虛構、想像脈絡的場域，但它與在地的連結關係會是什麼呢？如果是要透由觀光維繫場域(社區)本身的永續性，那觀光旅遊與在地場域歷史文化脈絡之間的連結恐無法斷離，且必須考量主體立場與觀點的差別，而其真實連結指的又是什麼呢？正如上面提到水湳洞選煉廠的例子，我們遭逢的常常是眾聲喧嘩的多音處境，永續發展如何透過妥適的策略獲得多贏的局面，將是最大的挑戰。

在眾聲喧嘩的多音處境中，存在著內在者(insider)立場與外來者(outsider)立場³之間的交纏、互相影響，社區營造與觀光發展常常分別偏重、相對於此二立場，問題在於在地居民與遊客在同一場域中相互接觸後，彼此認定與期待的交鋒，以及各自定位與想像的落差，對於永續發展的影響極大。總體而言，這些交鋒與落差的出現忽略了兩者在永續發展基礎上的相互依存性。

相對於在地居民而言，一則需要引動他們對於地方的重新認識與關懷，使其能從經濟利益以外的另一些角度來看自己的家鄉，這是與永續發展的根底連結的；另一則是進一步認識到所在場域相對於其他地區的價值定位(在地能量)，藉此引動共同參與，逐步連結在地社群，以維繫、維護在地生

3 本文所指內在者與外來者立場，並非單指居民與遊客的相對關係，內在者立場特別指向具有誠心關懷在地生態與文化的人，在地居民若偏重發展利益，罔顧生態與文化，其實是一個內在的外來者(inside-outsider)心態。

態環境與文化為職責，這是地方能動力量的凝聚，也是社區營造的重點。相對於觀光客(遊客)而言，在消費取向外，探入在地生態與文化的內涵，不只是達成觀光旅遊的目的，同時也是追尋自我本真的回歸處。

貳、顧本轉向：文化場域作為觀光能量主體及其永續根底

永續發展可由四個面向來看：環境(生態)的、文化的、社會的以及經濟的。其中，環境(生態)面向與文化面向可說是文化場域的「本錢／本真」所在(能量主體)，社會與經濟面向則是運用能量主體(本錢)的施為或機制(能動主體)。如果永續是偏屬社會(遊客社群的引入與回流)與經濟(利益持續賺取)的永續性，那可能帶來對於生態與文化永續性的衝擊，本文將一地的生態與文化視為在地的「能量主體」，換句話說，在(永續)發展上，環境(生態)與文化兩個其實是基礎面向，每個場域的生態與文化的獨特性是其觀光旅遊能量的根本，但是我們常常改變這些根本，以滿足能動主體為目標，為的是追求社會與經濟的永續性，通常也將觀光旅遊的永續性等同於社會與經濟永續性，生態與文化是為社會與經濟永續性服務的，結果就是以犧牲生態與文化為代價，來滿足能動主體的觀光旅遊慾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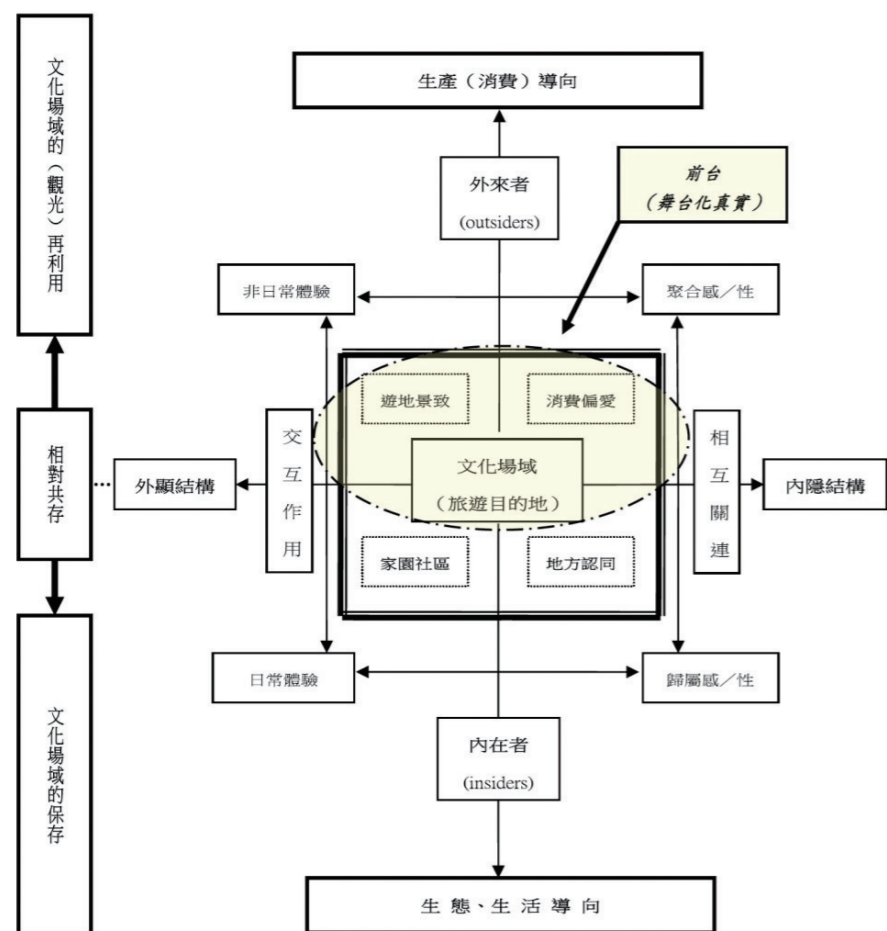
永續發展朝著「顧本」取向邁進，並延伸應用到各領域中，然而所顧的「本」，其一可指「本錢」——物質／資源基礎，這是跟生態環境直接相關的；另一可指「本真」——真實／道地性，這跟在地文化有關。在這兩者的基礎上，我們方可推動各領域的永續發展，例如科技永續(追求更潔淨、

更節能、更具效率、少耗損的技術革新)、永續經濟(在確保自然資源的品質及其所提供服務的前提下，使經濟發展的淨利益增加到最大的限度)，當然也包括永續觀光(增進與保護環境符合人類基本需求，滿足現代與後代觀光需要，並且改善全人類的生活品質⁴)。將觀光旅遊納入文化資產再利用的策略時，文化場域對應而被視為是觀光場域，然而一直以來，觀光旅遊在永續發展上，雖然注重觀光資源(區)的開發與維護，也注意社區營造的連結關係，但是其或隱或顯，都還是以「遊客」(觀光客)作為最主要的服務對象，在地者也多半屈從於滿足遊客作為發展取向，這是一種經濟前導的市場導(倒)向、顧客導(倒)向的思維路徑，儘管標榜「永續發展」，但其間仍舊存在著頗多且細微的問題與危機。

我們要提問的是，這會不會是一種耗費能量滿足能動的取向，本文不是反對社會經濟永續性的追求，這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在環境(生態)與文化上的研究與推廣應列為優先，這是在地(生態)「完整性」與(文化)「真實性」的根源處，在地當然會有朝向社會與經濟發展的需要，但這兩部份不宜躁進，躁進的結果常常變成是假社造或觀光之名的激進型經濟取向，結果不斷耗損在地能量(破壞生態與斷送文化)。其實，社會經濟取向對在地居民而言，是很實際的，也是跟生活緊密連結的事，這無可厚非，但在利益權衡下，必需有「從能動主體轉向能量主體」的立場，乃是主張改變能動主體以維繫環境(生態)及文化為重的內在性立場，這是永續的根底。

4 「本真」為 Authentic 的翻譯，此譯法乃參考陳榮華(2008)：海德格《時間與存有》的本真與非本真存在，哲學與文化，第三十五卷第一期，頁 57-69。在觀光旅遊領域，因為舞台真實性概念的出現，較常譯為「真實」，此處對應「本錢」，擇選「本真」一詞。

5 參考洪秀菊(2008)：聯合國世界觀光組織永續觀光發展的規範分析，發表於 TASPAA 夥伴關係與永續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5月 24-25日，東海大學，台中。作者於該文中對應前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Gro Harlem Brundland)於 1987年「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所提永續發展的概念加以界定。



【圖 1】文化場域與其作為觀光旅遊目的地的結構關係圖

文化場域(能量主體)與能動主體的連結關係頗為複雜，此處以圖 1 說明呈現其雙元雙重連結關係。如圖 1 所示，就水平軸而言，文化場域具備有「外顯結構 (explicit structure)」與「內隱結構 (tacit structure)」。前者(外顯結構)指的是文化場域元素之間的組合關係。這些基本元素相互組構而呈現出能被知覺主體(外來遊客或在地居民)感受到景象，即為文化場域的「(文化)景觀」；而後者(內隱結構)是指表象與意義之間的關連，是知覺主體所感受到的文化場域所內藏存在的各種意義(通常與景觀意象有關)，內隱的意義相對於具知覺的活動主體而有所不同，意義總是與知覺者的慾望、意圖與活動有著直接的關連性。就垂直軸而言，文化

場域的進一步發展(保存或/與再利用)，需考量到「外來者」與「內在者」之間的差異與交互作用(互動關連)。

以外來者角度看，文化場域多半被視為「遊地景致」(旅遊目的地)。在人地互動中，形塑了與自己平時日常體驗不同的「非日常體驗」。因此，若從文化場域作為觀光場域的再利用面向來考量，如何引導外來者與文化場域之間產生特殊性的「非日常體驗」(包括遊憩、長走健行、DIY...等)乃是需重視的要題，除與當地產業發展有關而以消費為導向的互動方式外，還需考量更為深層的交流互動(包括生態環境與在地文化的關注)。對外來

者而言，作為觀光場域的文化場域將對外來者形成各種互動上的衝擊，特別是消費上的，就文化場域保存的面向而言，如何呈現該地文化場域的意義豐富性、掌握該地具有聚合性的文化場域，以便對應外來者的活動偏愛，形成外來者對於該地的聚合感(聚集與回流)則是相對應的另一要題，「聚合性」(convergence)是指具有吸引力而匯聚人流的地方特性。

以內在者的角度看，文化場域的所在乃是在地居民(主要內在者)的「家園社區」，文化場域的再利用必須考量到如何與在地居民「日常體驗」的結合，亦即將文化場域與在地居民生產、生活導向的活動相結合來思考。另外，在文化場域的保存面向上，一地的文化場域通常對於在內者而言，具有引發「地方認同」的價值與特性(亦即歸屬性，引發歸屬感的地方特性)，使在地居民形成歸屬感，這些具有引發歸屬感的地方「認同」特徵，過去被譯為「自明性 (identity)」，其實乃是人與環境互動時，兩者相對應衍生的地方特色與人的獨特感受，在環境的部分係指引發人們認同的地方獨特性，在人的部分則是指人感受此環境特性所產生的歸屬感，宜稱前者為「認同性」(可引發認同的地方特性)；後者為「認同感」(相對地方特性而引發的認同感受)，「感/性」正表達了人與環境之間主客交融的密切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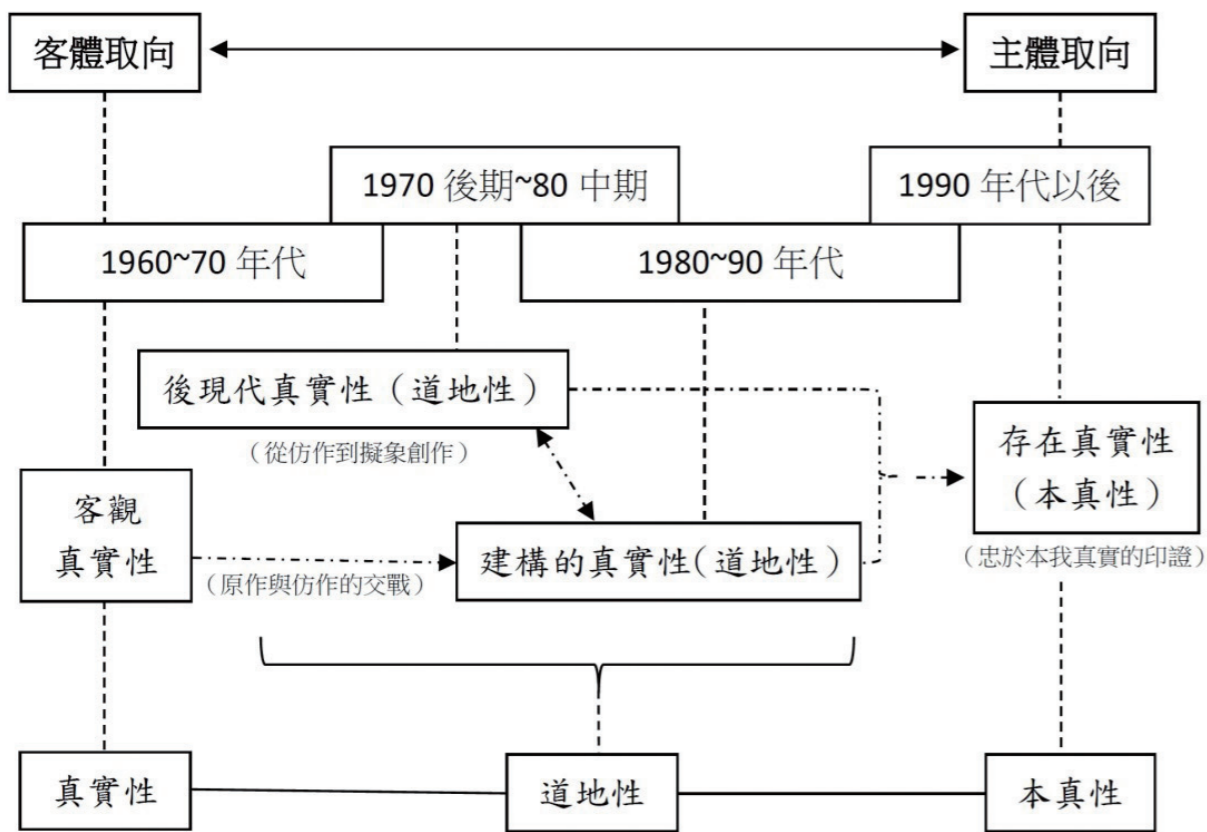
外來者與內在者之間有著非日常體驗與日常體驗之間的交互作用，使得該地的文化場域處於不斷的變動中，外來者的聚合有賴於文化場域的吸引力(聚合性)，而此又與能形成內在者地方認同的歸屬感/性有著相互的關連。所以，文化場域的再利用與保存之間，在表象上雖常有矛盾對立的狀態存在，但「保存」本身其實就是促成「再利用」的

基礎，乃是相對共存的關係。當文化場域(文化真實)被推向前台，成為觀光場域(舞台化)時，真實性的問題就浮現了。

參、前台(舞台真實)：一種真實的外在性觀點

文化場域的觀光取向(或說觀光場域)展現(演出)，可對應觀光旅遊領域中廣被討論探究的「舞台真實化 (staged authentication)」來思考，由於觀光旅遊大眾化的急速發展，「前台」與「後台」之間的界線愈來愈模糊，對於原先企圖保護的「後台真實」也常失卻防線，關於舞台真實性的論述出現頗多新名詞與相對的論述。

從最早以客體為主的研究取向逐步向主體的另一端延伸，王寧(1999)提出的四個代表性的分類也被多數學者所接受，同時也對應連結客觀主義、建構主義、後現代主義以及存在主義進行深入的探討與詮釋 (Belhassen & Caton, 2006; Reisinger & Steiner, 2006; Steiner & Reisinger, 2006; 張明, 2006; 王秀紅、楊桂華、張曉萍, 2010)。依王寧所言，客觀真實性 (objective authenticity) 涉及到原作品的真實性，觀光活動中的真實體驗就是對於原作品真實性在認識論上的體驗 (epistemological experience, 亦即認知體驗)；建構的真實性 (constructive authenticity) 涉及到遊客或觀光生產者以其想像、期待、偏好、信念與權力等投射在旅遊對象上的真實性。同一對象會有各式各樣對於真實性的見解，觀光活動中的真實經驗與旅遊對象的真實性是彼此構成的，在此含意上，旅遊對象的真實性事實上是象徵的真實性 (symbolic authenticity)，以上兩者都被王寧歸為觀光中「與對象相關的真實性 (object-Related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圖 2】Authenticity 研究的取向、歷史軌跡及對應的概念 (黃士哲, 2012)

另一個被歸為觀光中「與活動相關的信實性 (activity-Related Authenticity in Tourism)」是存在真實性 (existential authenticity)，涉及到透過觀光活動而被活化的一種存有 (Being) 的潛在存在狀態，觀光活動中的真實體驗就是為了在觀光的過渡歷程裡，達到這種存有被活化的存在狀態，存在真實性可以與旅遊客體的真实無相關連。然而，在王寧的歸類中，一個既沒被歸為對象相關，也沒被歸為活動相關的類別是後現代的真實性 (postmodern authenticity)，其展現出一種解構真實性的特徵，王寧指出，儘管大家關心的是偽事件、舞台真實性的問題，但基本上後現代主義者不認為不真實 (inauthenticity) 會是個問題，後現代觀點關心的是

造作、仿作與模擬的判準問題 (黃士哲, 2012)。

就其發展，舞台真實化研究的歷史軌跡開展出了主客對照系譜 (見圖 2)，我們可以明確地說，舞台真實化的問題除非有一個原作的對照點做為基準，否則所有接觸的旅遊對象，都是真實的，都是現實的一部份，也就是因為有原作的對照，創作、仿作與模擬的判準才成為問題，才有舞台真實化的問題存在。

從上圖，我們可以看到，建構主義的立場將原作與仿作之間的交戰問題突顯出來，後現代主義立場進而將原作與仿作的界線切斷，走向擬象的生

產，創造另一個新的真實，是從仿作到擬象創作。整個真實性研究呈顯出主與客遭逢的立場取向，從面對真實、質疑真實到脫離真實，再到面對新 (超) 真實，從對客體毫不質疑的接受、對客體真實性的質疑到對客體刻意模擬安排的接受，再到與客體無關或衝突的新客體的出現，主客遭逢從連結、斷裂到再連結。主客遭逢後的處境判準形成了真實性問題，基本上可分兩大類探究：原作的真實問題與象徵的真实問題 (脫離原作而創造具象徵性的新客體)，前者對照原作為依歸，屬對應原作的真實問題，在上述研究軌跡的開展中，客觀真實性、建構真實性兩者與原作真實問題具有強烈的關連，後現代真實性已逐步脫離原作真實問題並開展出象徵真實問題，而存在的本真性則歸屬於象徵真實問題。

本文認為趨向於滿足遊客的真实乃是一種真實的外在性觀點，這存在著內在者 (東道主) 與外來者 (旅遊者)，甚至仲介者，在建構「(共同) 舞台」時，在意圖與期待上的妥協，這很容易變成是一種源於社會結構性互動所「共謀」的觀光旅遊策略。這樣的策略與運行將會對於永續觀光與在地環境、文化造成嚴重衝擊。

肆、舞台真實化對文化場域造成的根源性衝擊

如前所言，如果文化場域在觀光發展的脈絡下，趨從於過度的舞台化，將會造成在地環境與文化的嚴重根源性衝擊，其主要有：

一、浮動認同 (fluctuating identity)：內在與外來交纏下不真實的認同

將文化場域建構／建置成為觀光旅遊的前台，形構「舞台真實化」，可能淪為舞台的潛在玩弄，

背後存在著共謀者 (在地居民、遊客、休憩仲介者，甚至專家學者) 之間結構性的互動交纏，如前所言的，彼此之間產生意圖與期待的猜想與謬判，對於在地而言，產生的已不是紮根於原本文化脈絡下的地方認同 (place identity)，常常是能動主體共謀與妥協下的認可方式，形成一種「浮動認同」。對某些在地居民而言，在地方發展與經濟改善的期待下，趨向提昇消費獲利而被迫或甚至主動接受與在地文化有所差距的「舞台設置 (staged setting)」；外來遊客的一方，在休憩仲介的引導或立足於過去休憩經驗與習慣性消費模態，想像並期待一個可以滿足觀光旅遊慾望的場域，仲介者與學者作為舞台發展的專業者為能取得「最佳方案」而參與其中，在連結的供需鏈中，不真實的認同／認可就出現了。

浮動認同是缺乏地方脈絡基礎之認同的不穩固表現，是在多元因素與力量相互交纏時，屈從於外在價值的一種撼動原本認同的取向，浮動認同的出現必然會形成並經歷矛盾的情感結構歷程，但於最後找到合理的解釋而屈從，這個合理的解釋通常跟「生存 (存活)」(經濟) 的藉口連結。於是，地方認同被共謀的「社群認同」所取代，正如前面已提及的，這樣的結果會不會是滿足能動而耗損能量的一種潛藏著的共謀策略，尤其是在以經濟利益為前提的意圖與期待下，「玩弄舞台」可能會是最主要的考量，舞台真實化是一種在浮動認同下，意圖回歸在地認同的掙扎，卻轉而予以認可，其實無關於在地真實性，這也因此造成處處可見的「均質性舞台」，實不足為奇了。浮動認同與能動主體內在的謬誤認知有關，同時也跟外顯的休憩習癖有關。這些現象對於文化場域轉為觀光場域，在永續發展上需加以維繫的「本錢」所造成的衝擊是不能略而不見的。

二、謬誤認知 (false cognition)：想像的現實與在地現實的落差

觀光旅遊能動主體彼此之間對於各自意圖與期待的猜想與判定，在結構性的互動交纏下，造成浮動認同，這些猜想與判定可由「謬誤的認知」來理解，本文所提的「謬誤認知」，所指的是對於文化場域本身存在性價值的狹隘認知或片面性的認知（通常受傳播訊息影響，偏屬消費性的認知為主），文化場域本身（在地現實）被稱之為場所精神 (Genius Loci) 的獨特性，在遭逢能動主體時，常常相對召喚出主體經驗中的「區域魅影 (regional specter)⁶」（黃士哲，1996），乃是過去生活經驗與休憩經驗的時空累積，加上各類相關訊息的吸收（主要為媒體訊息，旅遊節目、部落格遊憩感想等），形成一種記憶與想像混成的現實，是一種嚮往期待卻不甚真實、偽裝過的在地現實，影響著我們對於在地當下經驗對象的判準。簡言之，能動主體對於文化觀光場域的期待，通常是對自身源自於區域魅影之記憶與想像混成景象的期待，這種混成景象儼然就是舞台化真實性判準的依據。

本文意圖指出的是，舞台真實化或許也能成就一種能動主體或共謀者妥協後的觀光場域，也能具有實質的經濟收益，但正如前文所言，這樣無關在地真實性的舞台真實化（真實的外在性），能否延伸而多關照真實的內在性，維繫且尊重在地文化，這將是以觀光維繫地區永續發展且能保有文化內涵的思維，而不只是觀光本身的永續性，不是單贏而是多贏的局面。

三、休閒習癖 (leisure-recreational habitus)：從「賓至如歸」到「如入無人之境」？

本文連結布迪厄 (P. Bourdieu) 的「習癖」概念來說明休憩主體所養成之對於文化場域發展可能造成的根源衝擊。習癖「是伴隨著行動者的一生，

同時實現內在化和外在化的雙重過程，是完成主觀與客觀、個人與社會兩方面的雙向共時運動的相互滲透過程，是行動者通過行動而外在化的社會結構的前結構，同時又是行動者的內心深層結構化，並持續影響著行動者的思想與行動」（宮留記，2007:79）。

一如前之所言，經驗混成的區域魅影，在日常生活中處處潛入影響我們對於任何知覺對象的價值判斷與行為表現，這種混成投入到社會互動的複雜交纏中，不只構成能動主體內在深層的、難以改變的習性，同時也外顯成一種無意識的、較難自覺的行為表現，似乎就是一種自然（而然）態度的行為模態。「習癖是一種個人思考與行動的模式，經由長期反覆的個人和群體特定行為方式，構成內在心態結構的生存經驗與個人思維和行為模式…習癖會無意識地去指揮和調動個人與群體的行為方向，而賦予各種行為特定的意義。」（林敬銘、張家昌，2006：81）在休憩活動上，遊客常常將日常生活習癖帶入非日常的休憩活動中，在地業者為迎合遊客，形構符合日常生活習癖的場域，就是一種舞台真實化，卻以「賓至如歸」為名，甚而衍生為「顧客至上」的為所欲為（出錢的是老大），也無怪乎出現諸多脫軌行為。

謬誤認知與休憩習癖，前者跟能動主體對於在地認知狀況與內容有關，屬於 Input 的部分；後者則與能動主體的行為外顯有關，屬於 Output 的部分。此二者需要對應確切的認知引導與習癖的自我覺察來克服，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從外來者的角度轉換為內在者的角度，或者說是必需學會一種真正內在者的角度（從內在於在地社會、文化與生活的角度來看）。

⁶ 「區域魅影」指的是過往經驗在當下經驗發生時，如影隨形、如鬼魅般的顯現，是知覺主體曾經在場（經驗與訊息）對應此刻在場的潛入，影響我們對於知覺對象的看法與判準。參見黃士哲（1996）：環境審美經驗的理論與實踐，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伍、邁向真實的內在性：staged setting vs. staging experience

文化場域是文化的產物，不只是現下生活與生產的場域，同時也有過去生活與生產遺留下來的軌跡與物件。在認知上，它（們）是過去某一時期、地表某一範圍內動態演變歷程所呈現的總體或其中一部份，當我們開始將一個這樣的現象列為「文化資（遺）產」，同時開始談論它（們）的保存與再利用時，它（們）通常被視為是一個在時間（歷史）與空間（地區）上具有某種價值與意義的既存。從「既存」到「被視為」顯示了一個史實的焦點化，猶如被化入框內的主題一般，成為人們注意的重點，焦點化同時也是時空的凝固化，然而，凝固化顯現的是操作者在焦點化、凝固化過程的選擇、編列與呈現方式。在歷史洪流裡，我們知道我們總是透過文字記錄、地表遺跡等媒介來瞭解過去，我們知道我們所捕抓與瞭解的只是過去的片片斷斷，我們將片片斷斷的串連稱為歷程，且知其在進行中，這就是一種歷史感 (historicality)。客觀的歷史存在是一種想像，是一種總體概念的想像，客觀的歷史片斷則是建基在文字記錄與地表遺跡的客觀元素上而被感知，但被感知的元素與自己熟悉的經驗與瞭解的事件連結時，歷史就可以被我們認定並判定是否接受，一旦歷史和自己熟悉的事物、意象或概念有了連結，歷史彷彿就沒那麼遙遠，甚至是熟悉的。

這樣的歷史建構的經驗陳述，其實含括著一個極為繁複的歷史真實性建構歷程，涉及到我們對「真實」（或說「真相」）的潛在建構與認定。本文嘗試以真實、現實與事實三個概念說明（操作型定義）。真實 (reality)⁷，其本質是流變 (changes)，不斷流變是真實的主要特徵，元素與條件不斷的匯集、不斷的潰散是它的運作機制，一般而言，這是

⁷ Reality一般譯為「真實」，為了凸顯對於歷史真實的建構，本文形成「真實」、「現實」與「事實」的一組用詞。而，authenticity的「真實性」譯法其實容易與之混淆，本文偏向依從中文使用脈絡的翻譯選取，此處請自行依文本脈絡理解。

一個抽象的形上概念，在經驗上，它是一種模糊的感受，只能用抽象的概念來理解；現實 (actuality)，其本質是顯現 (appearance)，顯隱交替，顯者對焦，隱者失焦，顯者匯集，隱者潰散，顯現被我們視為存在，是真實的顯現，故為「現」實，取其顯現真實之意，存在 / 隱沒的交替是它的運作機制，存在與隱沒兩者在感知者的意識中常常是以焦點 / 背景的關係呈現，不存在（隱沒）是存在（顯現）之間的空隙（尚未見的可見），通常，一如上面所言，我們在感知上是以文字的紀錄與地表的遺跡作為存在現實的媒介，這部分的就是文化場域（其特化就是文化資產）；事實 (facts)，源於建構，特別是敘述性的建構 (narrative construction)，事實是現實顯現於感知者而被連結編織的片段，事實建構的重點是空隙的填補，填補的材料來自於過往的記憶與虛構的想像（這是建構真實性與後現代真實性論述的基礎）。

一般而言，真實與現實常被視為同義，但兩者在本質上或存在論上是有所差異的，人是透過社會互動的建構，來開顯真實的存在，在開顯過程中，一方面豐富了真實，另一方面也混淆了真實，因此就可能昧於真實，而導致無法面對真實或破壞真實，甚至刻意操縱真實（操縱歷史）。事實的建構（社會建構或個人建構）可視為是對現實片段的串連理解，是一種片段的整體化過程，這是一個詮釋的過程，以通俗的用語來講，就是一個講故事 (story-telling) 的歷程，當說故事者所建構的事實與感知或認定的「現實」相符時，就被認為是「實在的」、「道地的」，這在當代體驗經濟中被視為是一種真實性 (authenticity)，其實這是一種經驗對照的符應性，是一種在經驗上感知與預期的相符性，進而認定其為真實（確實如此）。

儘管對於 McCannel 而言，相對於被設定（置）的前台，與在地文化息息相關的「後台」對遊客而言是更具真實吸引力的，因為它提供了相較於前台更為真實性（道地性）的經驗，遊客相信，如果可以進入後台，所能獲得的經驗會更為真實、道地，但是，後台的日常空間（在地文化的生活空間）如果被轉化為非日常的旅遊空間，文化的真實性如何呈現將會是一個關鍵性的因素，因為原先作為旁觀者的遊客，其實已經不單單只是一個「觀看者」，在體驗經濟的時代裡，「觀看的旁觀者」成為一個透過體驗活動的「介入的旁觀者」，當消費社會的氛圍擴張，轉客為主時，在地的真實文化將被消費在地的文化所侵蝕。

劉育成、曹家榮 (2013) 指出，「有一個差異或許可以提出來，意即『經驗的本真性 (authenticity of experience)』與『本真性的經驗 (experience of authenticity)』。對 McCannel 而言，觀光客尋找的可能是經驗的本真性，而非另一個。前者假設本真性經驗是存在的，問題在於我們如何接觸或經驗到此種本真性。後者的假設則與前者相反，本真性本身是在經驗中獲得彰顯，或者如果沒有想要的經驗的話，本真性經驗或許不會出現……，前者或許不需要中介／媒介或『距離』，因為只要去經驗即可。然而，後者卻需要中介／媒介或距離的存在，因為其已經假定了有非本真性（非道地性）的可能性」（p.62）。很顯然的，追求經驗的本真性不見得可以獲得本真性的經驗，如果，觀光旅遊是一種脫離日常生活過度壓迫且無趣的規律，去追求自我真實存在的可能性，那麼在「經驗的本真性」與「本真性的經驗」就存在著一種必然需要遭逢互動的循環歷程，因為本真性的經驗需要有中介／媒介或距離，

方能有達成的可能性，而這個提供可能性的中介可以是文化場域，因為文化的真實性或許深藏著文化的本真，是人類本真的原型架構，這樣的想像論述當然可以進一步探究，不過，在追求不斷跳脫、超越世俗束縛的本真性經驗中，其關鍵還是回歸到能動主體。

「舞台真實化」展現的是真實的外在性，我們應該把「真實性」可操作的範圍拉大，將能動主體（外來遊客／在地居民）稍稍帶往／帶回到後台這個文化真實性所在地，讓遊客有機會自覺地瞭解真實之外在性與內在性之間的落差在哪裡？也讓在地居民再一次審視自己湧向前台時，留在背後的是什麼？這是一種在趨向於觀光旅遊發展之時，以觀光維繫在地永續發展的重要策略，是一種立基在真實內在性的策略。真實的內在性是一種內在於在地社會、文化與生活的立場與角度。能動主體對於文化場域的體驗，越能跳脫謬誤認知與休憩習癖的制約，採行入境隨俗、因地制宜的一種認真感受的態度，就越能認識到在地環境與在地文化在時空脈絡下累積的深層意義。本文所言的「真實的內在性」是一種回歸能動主體雙向審視的存在本真性觀點，一種以場域文化為體驗脈絡的自我追尋過程：向外面對非日常的他者文化，如何轉化為異己的日常；向內審視自我的意圖與理念，如何超越自我的侷限。嚴格講，追求本真經驗⁸的場域可以無關歷史、無關文化，可以在日常生活，也可以在日常非生活裡，很顯然的，在當代資訊爆量與速度暴力下，文化場域與能動主體之間存在著太多中介／媒介，也拉開了長短不一的距離，甚而開了岔路，但是歷史、文化確實能夠提供本真體驗另類的場域對話，這也是舞台客觀真實性需要存在的理由。

8 遊客在旅遊中追求的本真經驗，多半展現的是逃離非本真性日常的過程，能否獲取本真經驗，並不易界定，VidaOrange（橘報）一篇名為「讓這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告訴你：一個人去旅行的時候，真的能找到自己嗎？」的網誌，便提到「當一個人去旅行的時候，真的能找到自己嗎？而找到自己後又能坦然的做自己嗎？」文中講述了作者與日人山田的邂逅，山田說：「我故意不用比較好的單車跟裝備，因為如果我用錢去買，我就會想要在追求更好、更輕、更漂亮，那我就掉進那 Fucking System 裡面了」（<https://buzzorange.com/vidorange/2016/07/13/the-richest-man/>）。這是一個蠻極端的例子，但是，我們可以藉此，理解到「本真經驗」是想在繁瑣無聊的日常生活中或透過逃脫日常生活，時刻保持清醒的自我覺察 (Self-awareness)，不被雜亂、無意識的生活拖著走，由「我」掌控自己的存在狀況。

陸、結論：正念旅遊與本真體驗

如果說，「本真經驗」是指人們想在繁瑣無聊的日常生活中或透過逃脫日常生活，時刻保持清醒的自我覺察 (Self-awareness)，不被雜亂、無意識的生活拖著走，由「我」掌控自己的存在狀況，那麼能動主體就必須提升自我覺察的能力。觀光旅遊遊程與活動的規劃也必須考量主體的自覺性，觀光旅遊的場域或活動規劃設計者，不只要忠於地方文化來建置舞台 (staged setting)，也必須考量到遊客上演體驗 (staging experience) 的角色轉化。正念旅遊 (mindful tourism)⁹即提供了可運用的理念，特別是對於旅遊主體的覺察力要求，在文化場域的旅遊上，文化凝視的重要性甚於觀光客的凝視。在面對消費社會的共謀處境，這是一個不易開展的進路，但在大眾旅遊過度膨脹的當代，一種忠於自我、回歸本真的旅遊趨勢正在增長中，而文化場域，特別是文化資產，正提供了能動主體邁向存在本真體驗之正念旅遊的最佳基地。

真實內在性的落實有賴休憩素養的培育¹⁰，我們提出對應能動主體的休憩素養教育，這是一種生活態度的教育，對應在地居民，社區教育的推動極為重要；對應外來遊客，一種落實於正式體制內的教育是需要的，休憩素養跟媒體素養一樣，兩者都是當前極為重要的素養培育重點，原因在於現代人與媒體以及休憩有著生活上密不可分的連結關係，不管是從基礎教育來看，或者是從通識教育來看，都是必需的。

臺灣觀光休閒消費對於自然生態與重要文化資財的衝擊，多有所聞，這亟需從教育面向引導基

礎的認識，以建立能動主體文化保存與休憩消費的正確態度。透過行動學習與實際體驗與反思，讓能動主體能逐步覺察休憩行為與態度對於互動對象（文化場域及其作為休憩場域）的潛在衝擊，建立正確的見解及行為，這是必要的。

本文從真實的內在性觀點，提出結構性的問題觀察論述，希望文化觀光旅遊活動的能動主體，能從外在轉向內在，從依賴外在責任的要求（法律、他律）走向內在自我責任的承擔（自律），藉此，文化場域才得以走向真正具有永續內涵的責任觀光。

9 Mindful Tourism 有兩種譯法，其一為「用心觀光」，主要是依據美國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 Ellen Langer 對人類行為的研究所發展出的「用心 (mindfulness)」理論；另一為「正念旅遊」，其依據發源於佛教理念，後因喬·卡巴金博士 (Jon Kabat-Zinn) 延伸發展出正念減壓 (MBSR) 而廣為流傳應用，兩者主要差別在於前者是被引導而覺察的，後者是自發覺察的。

10 本文指稱休憩素養培育是一種生活態度的教育，對能動主體而言，不管是在地居民或外來遊客，休憩素養涉及到認知、行動與態度，態度是指提昇自我本真特質的態度，同時也是尊重他者生活權益的態度。在觀光休憩活動中，指的是能有意識地覺察到自我與他者在觀光場域中的角色與立場，並立基於在地環境與文化的正向持續發展上，共同維繫彼此的生活品質。

參考文獻

- 王秀紅、楊桂華、張曉萍（2010）。旅遊存在真實性的思考，思想戰線，4（36），118-123。
- 李旭東、張金嶺（2007）。旅遊真實性理論及其應用，陝西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5（4），51-54。
- 波多野想、黃士哲、李東明（2007）。臺北縣瑞芳鎮金水地區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化計畫，臺北縣立黃金博物館，台北縣。
- 波多野想、黃士哲、李東明（2008）。水湳洞選煉廠遺址及其周邊設備文化景觀研究調查案，臺北縣立黃金博物館，台北縣。
- 林敬銘、張家昌（2006）。從布爾迪厄之習癖與場域觀點探析台灣休閒活動新趨勢，大專體育，第84期，頁78-83。
- 洪秀菊（2008）。聯合國世界觀光組織永續觀光發展的規範分析，發表於TASPAA夥伴關係與永續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5月24-25日，東海大學，台中。
- 馬凌（2007）。本真性理論在旅遊研究中的應用，旅遊學刊，22（10），76-81。
- 宮留記（2007）。場域、慣習與資本：布迪厄與馬克思在實踐觀上的不同視域，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7期，第三卷，頁76-80。
- 陳榮華（2008）。海德格《時間與存有》的本真與非本真存在，哲學與文化，第三十五卷第一期，頁57-69。
- 張明（2006）。旅遊目的地文化真實性探討，學術探索，2006（6），133-136。
- 張曉萍等譯，MacCannell, D. 著（2008）。旅遊者：休閒階層新論，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黃士哲（1996）。環境審美經驗的理論與實踐，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黃士哲（2008）。遇見黃金山城：認識文化景觀（PBL/AL 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教育部。
- 黃士哲、波多野想、徐子淳（2011）。永續觀光與休憩素養：一個信實內在性的觀點，2011 觀光餐旅休閒永續發展與創新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口頭發表），德霖技術學院，新北市。
- 黃士哲、林遠航、陳翰均（2012）。文化資產與休憩素養：一個公民教育的觀點，2012 年文化資產國際研討會「工業遺產管理・經驗・驚豔！」，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 求是書院。
- 黃士哲、劉志謙、黃崑豪（2012）。從真實化到舞台化：舞台信實化的系譜學論述，第14屆休閒、遊憩、觀光學術研討會，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東華大學，花蓮市。
- 趙芝良、徐霏馨、周碩雄（2010）。主與客的劃界：剖析司馬庫斯部落觀光發展中存在的真實性，戶外遊憩研究，23(1)，85-107。
- 蕭鵬（2008）。從「真實性」的討論透視旅遊中的「舞台展示」，市場論壇，2008(01)(總46)，35-37。
- Belhassen, Y., Caton, K. (2006), Authenticity Matter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33(3), 853-856.
- Hughes, G. (1995),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2(4), 781-803.
- Reisinger, Y., Steiner, C. (2006). Reconceptualizing Object Authenticity.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33(1), 65-86.
- Steiner, C., Reisinger, Y. (2006), Understanding Existential Authenticity,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33(2), 299-318.
- Wang, N. (1999), 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6(2), 349-370.